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譚苑醍醐卷一五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邱庭濬

謄錄監生臣丁模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

譚苑醍醐

雜家類二 雜考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譚苑醍醐九卷明楊慎撰其書亦
皆考証之語與丹鉛錄大致相出入而亦頗
有異同首有嘉靖壬寅自序其名醍醐猶謂
從乳出酪從酪出酥從生酥出熟酥從熟酥
出醍醐猶之精義入神非一蹴之力也所稱

周八士為南宮氏引逸周書南宮忽遷鹿臺之財南宮百達遷九鼎語謂南宮忽即仲忽南宮百達即伯達尚書所云南宮适即伯适引據極為確鑿又謂先天圖始於希夷後天圖續於康節蓋希夷以授穆伯長穆伯長以授李挺之挺之之學授之康節其作後天圖見於邵伯溫之序朱子所以不明言者非為康節直以希夷恐後人議其流於神仙也其辯

析亦最詳明又從毛傳解鄂不韡韡云鄂華
苞也今文作萼萼不華蒂也今文作跗謂華下
有萼萼下有跗華萼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
順而榮顯可以辯集傳鄂然外見豈不韡韡
之誤又據漢劉湛所書呂梁碑碑中序虞舜
之世稱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
生喬牛喬牛生瞽瞍質之史記蓋同而不言
出自黃帝此可洗二女同姓尊卑為昏之疑

又他碑所載后稷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叔均而下數世始至不窳不窳下傳季厯猶十七世而司馬遷作周紀拘于十五王之說合二人為一人又刪縮數人以合其數不知國語之言十五王皆指其賢而有聞者非謂后稷至武王千餘年而止十五世也又引水經注載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渭水漲攻琰營臣作橋越水射

之橋成遂馳去此諸葛遺事本傳不載者又
辯李白為蜀之彰明人歷引其上裴長史書
與悲清秋賦及諸詩句以証唐書稱李白為
隴西人及唐宗室之非如此之類其餘考訂
辯論亦多獲新解雖腹笥所陳或有誤記不
免為後人所摭拾要其大體終非儉腹所能
辯也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輝

譚苑醍醐原序

醍醐者鍊酥之基晶佛氏借之以喻性也吾借之以名
吾譚苑也夫從乳出酪從酪出酥從生酥出熟酥從熟
酥出醍醐猶之精義以入神非一蹴之力也學道其可
以忘言乎語理其可以遺物乎故儒之學有博有約佛
之教有頓有漸故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
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佛之說曰必有實際
而後真空實則擾長河為酥酪空則納須彌於芥子以

吾道而印合外道一也以外道而印證吾道一也譚云
苑云徒說云乎哉醞云酬云徒味云乎哉嘉靖壬寅仲
冬長至日楊慎書

欽定四庫全書

譚苑醍醐卷一

明 楊慎 撰

莊子解

二十五條

莊子為書雖恢譎佚宕於六經外譬猶天地日月固有
常經常運而風雲開闔神鬼變幻要自不可闕古今文
士每竒之顧其字面自是周末時語非後世所能悉曉
然尚有可徵者如正獲之問于監市履狶乃大射有司

正司獲見儀禮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之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乃古天子春有解祠見漢郊祀志唐子乃掌堂涂之子猶周王侯之子稱門子義臺乃儀臺鄭司農云故書儀為義其脰肩肩乃見考工記梓人為磬文數目顙脰肩即顙字如此類不一而士無古學不足以知之諸家解者或敷演清談或牽聯禪語或強附儒家漫曰此文字奇處妙絕又惡識所謂奇妙千八百載作者之意鬱而未伸剽竊之用轉而多誤

羅勉道莊
子循本序

內則卯醬讀作鯢國語亦云魚禁鯢鮓皆以鯢為魚子

莊子乃以至小為至大便是滑稽之開端

南史吉玢傳
鯢鮓螻蟻尚

貪其
生

鸞

音

蝮螭

音刀

鵲鵲

音

風生於無而歸於無惟竅之所受不同在人之所聞亦

異比於萬物稟受亦然衆竅為風所鳴萬形為化所役

風不能鳴則萬竅虛化不能役則萬形息

林疑獨註莊
子天籟一節

慮歎變熟姚佚啓態八字真人矢口成文褚氏解云慮

則預度未來歎則咨嗟既往變則輕躁而務作為熱則
畏懼而不敢動姚則悅美以自肥佚則縱樂而忘反啓
則情開而受物態則驕矜而長傲

西蜀范無隱云未成心則真性混融太虛同量成心則
已離乎性有善有惡矣人處世間應酬之際有不免乎
成心即當師而求之於未成之前則善惡不萌是非無

朕何所不齊哉

其論精當足以盡祛前惑

夢而為蝶不知有周覺而為周不知有蝶其勢不能合

必有時而分矣萬物之化亦如此

林疑獨

逍遙遊盡性也齊物論窮理也養生主修身也

碧虛陳景允

夫子之告葉公者下顏子一等矣蘧伯玉告顏闔又下於夫子教子高一等惟顏子至命盡神故足以發夫子心齊坐忘之論葉公子高則未免以得失利害存懷故但告以謹傳命全臣節而已然子高未至於徇人忘己也闔則既知蒯瞶之不可傳而欲傳之伯玉見其勢不可止立此苟全之論非為傳之道也

臨人以德則未能冥乎道畫地而趨則未能藏其迹

疑林

獨

聖人成焉以身徇道而成功聖人生焉以道徇身而全

生也

陳詳
道註

儻忽生而渾沌死以喻外王之功成而內聖之道虧也

陳碧虛曰好生者以世事為樂趣死者以人世為勞唯

超生死者可以論其大槩矣

髑髏
註

壤植散羣說者不一范無隱云植者邊境植木以為界

如榆闕柳塞之類壞植散羣則撤戍罷兵鄰封混一此
尚同之俗也樂毅書曰薊邱之植植於汶篁徐廣註謂
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按此范說為長

解其天弢隨其天袞林疑獨云人生束縛於親愛如弓
之在弢如書之在袞呂惠卿曰解弢則弛張莫拘隨袞
則卷舒無礙

腕下有肉則知其上肥矣

陳碧虛監
市履狶註

泰清中而歎

中乃印
字之誤

狝帝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呂惠卿

曰囿而圃宮而室言世益衰居益狹矣

知北遊

甘寢如後人之卧護秉羽如後人之揮塵是二事非一

事也或曰楚地炎酷晝寢而使人揮扇亦通

甚弘被放歸蜀剗腸而死蜀人以匱藏其血三年而化

為碧玉晉元帝託運糧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柱而上

齊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

外物

慰敵沈屯褚伯秀云慰借從鬱音義始明白叟叟也冥

稍問也叟音蕭若隱若顯貌南史楚辭鈔風颭颭兮木

樓樓

罔兩

藏舟船於海壑正合其宜隱山嶽於澤中謂之得所然造化之力擔負而趨變故日新驟如逝水昨我今我新吾故吾義亦然也

成玄英疏

藏舟於壑藏山於澤此藏大也藏人於室藏物於器此藏小也小大雖異而藏皆得宜猶念念遷流新新移改是知變化之道無處可逃也故曰藏小大有宜猶有所

遁

大林邱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成玄英曰自然之
理有寄物而通也

與托焉而
逃同旨

飾羽而畫羽儀刻畫也

上林賦

程泰之論上林賦三條其見超邁得作者之意今節其
語於此 其上篇曰相如之賦上林曰亡是公者明無
是人也既本無此人則凡所賦之語何往不為烏有也

知其烏有而以實錄之故所向駁礙上林本秦故地始
皇陋隘先王之宮庭而大加創治東既極河西又抵汧
終南之北九峻之陽數百里間宮館二百七十複甬相
連窮年忘返猶不能徧而又表南山以為闕立石胸山
以為東門其意若曰闕不足為也南山吾闕也門不足
立也胸山吾門也此固武帝之所師也所師在是苟有
諫者彼有坐睡唾擲而已無自而入也故相如始而置
辭包四海而入之苑內夸張飛動意若憊患故揚雄指

之為勸也夫既勸之以中帝欲帝將欣欣樂聽而後徐
徐諷諭以為苑囿之樂有極而宇宙之大無窮則諷或
可入也夫諷既不為正諫凡其所勸不容不出於寓言
此子虛烏有無是所以立也 其中篇曰左蒼梧右西
極日出東沼入乎西陂此賦上林所抵也數百里間其
能出沒日月於東西乎又曰其南則隆冬躍波其北則
盛夏含凍信斯言也必并包夷夏縮地南北而始有此
古今讀者偶不致思故主文譎諫之義晦於不傳耳其

曰八水分流則長安實有此水不為寓言然而上林東境極乎宜春下苑即曲江也曲江僅得分瀝為派而瀝灞會合之地已在宜春之北則其地出上林之外矣然則雖其實有之水亦復不能真確況其紫淵丹水欲傳會而強求乎其下篇曰古惟揚雄能知此意故其校獵之賦曰禦自汧渭經營豐鎬此則明命其實矣至於出入日月天與地沓則關中豈能辦此也又曰虎路三峻圍經百里此則可得而有也至謂正南極海邪界虞

淵此又豈闕境所能包絡哉雄之此意正倣相如諷勸
相參不皆執實兩賦一意也說者不知出此乃從地望
土毛枚舉細較是痴人說夢也班固曰亡是公言上林
廣大水泉萬物多過其實非義理所止故刪存其要歸
正道而論之推此言也則雖班固亦自不解也 子觀
莊子云魏瑩與田侯牟約年背之瑩怒將伐之華子聞
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
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

君求其道而已矣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
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
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
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
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返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
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于魏中有梁于梁中有王
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客出而君愀然若有亡也蓋
自悼其所爭之細也東坡曰淳于髡言一斗亦醉一石

亦醉至於州閭之會男女雜坐幾於勸矣而何諷之有以吾觀之蓋有深意以多方之無常知飲酒之非我觀變識妄而平生之嗜亦少衰矣是以自托于放蕩之言而能止荒主長夜之飲世未有識其趣者愚謂長卿上林之賦意實若此能通莊氏之寓言兼戰國之游說而後可以得其旨也 司馬長卿去戰國之世未遠故其談端說鋒與策士辨者相似然不可謂之非正也孔子論五諫曰吾從其諷觀說苑及晏子春秋所載以諷而

從者不可勝數蘇洵作諫論欲以儀秦之術而行逢干
之心是或一道也故戰國諷諫之妙惟司馬相如得之
司馬上林之旨惟揚子校獵得之子嘗愛王維溫泉寓
目贈韋五郎詩云漢主離宮接露臺秦川一半夕陽開
青山盡是朱旗遶碧澗翻從玉殿來新豐樹裏行人度
小苑城邊獵騎迴聞道甘泉能獻賦懸知獨有子雲才
唐至天寶宮室盛矣秦川八百里而夕陽一半開則四
百里之內皆離宮矣此言可謂肆而隱奢麗若此而猶

金定四庫全書
卷一
以漢文惜露臺之費比之可謂反而諷末句欲韋郎效
子雲之賦則其諷諫可知言之無罪聞之可戒得揚雄
之旨者其王維乎

二唐書

五代劉昫所修唐書因宋祁歐陽修重修唐書遂有新
舊唐書之名舊唐書人罕傳故不知其優劣近南園張
公漫錄中載其數處以舊書証新書之謬良快人意余
又觀姚崇十事要說此其大關鍵而舊書所傳問答具

備首尾照映千年之下猶如面語新書所載則剪截晦
澁事既失實文又不通良可慨也歐為宋一代文人而
劉乃五代不以文名者其所著頓殊科絕懸如此宋人
特欲誇當代以誣後世不知可盡誣乎今具載二書之
文于左

先天二年十月皇帝講武於驪山時元崇為馮翊太守
車駕幸三百里內合朝覲遣中官詔元崇赴行在上方
獵于渭濱而元崇至上曰朕久不見卿思有故問卿可

宰相行中行元崇猶後上按轡久之顧曰卿何後元崇
曰臣官疎職卑賤不合叅宰相行上曰可兵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元崇不謝上頗訝之至頓上命宰相
坐元崇乃跪奏曰臣三奉作弼之詔未即謝者臣以十
事上獻有所不行臣不敢奉詔曰卿悉數之朕當量力
而行然定可否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朝廷以刑法治
天下臣請政先仁義可乎上曰朕深有望于卿也又曰
聖朝自喪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請三數十年不求

邊功可乎上曰可矣又曰先朝輕狎大臣或虧君臣之
理臣請陛下接之以禮可乎上曰誠當然有何不可又
曰自武氏諸親猥竊權要之地繼以韋庶人安樂太平
用事班序錯雜臣請國親不任臺省官凡有斜封待闕
等官悉請停罷可乎上曰是朕素志也又曰比來近密
佞幸之徒冒犯憲綱者皆以寵免臣請行朝典可乎上
曰朕切齒久矣又曰比因侯家戚里貢獻求媚近及公
卿方鎮亦為之臣請除租庸賦稅之外盡杜塞之可乎

上曰願行之又曰太宗造福先寺中宗造程善寺上皇
造金仙玉真觀皆費巨萬耗蠹生靈凡諸寺觀宮殿請
止絕建造可乎上曰朕重觀之即心不安而況敢為之
者哉又曰自燕欽融韋月將獻直得罪由是諫臣阻絕
臣請凡在官之士皆得觸龍鱗犯忌諱可乎上曰朕非
惟容之亦能行之又曰太后臨朝以來喉舌之任或出
于閹人之口臣請中官不預公事可乎上曰懷之久矣
又曰呂氏產祿幾危西京馬鄧閭梁交亂東漢萬古寒

心國朝為患臣請書諸史冊永為商監作萬代師可乎
上乃潸然良久曰此事可謂剖肌刻骨者元崇再拜曰
此誠陛下致仁政之初是臣千載一遇之日敢當輔弼
之任天下幸甚又再拜舞蹈稱萬歲者三從官千萬皆
出涕上曰坐卿於燕公下燕公讓不敢坐問之說曰元
崇是先朝舊臣合當首坐元崇曰張是紫微宮使臣外
宰相不合首坐上曰可元崇遂居首坐天下稱賢相焉

右舊唐書文

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於治乃先設事以堅
帝意即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
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
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
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綱皆得
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
閣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於
上公卿方鎮寢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絕之可乎外戚

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
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
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
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
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閭梁
亂天下國家為甚臣願推此鑒戒為萬代法可乎帝曰
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三品

右新唐書文

李白

李白生於彰明縣之青蓮鄉其詩云青蓮居士謫仙人
是也讀書於康山康山亦在彰明杜工部寄李太白詩
所謂康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是也晏元獻公類要引
此詩今人不知乃改康為匡廬山且太白在廬山亦是
寓居何得言歸來乎又考太白全集如悲清秋賦云余
以鳥道計於故鄉兮不如去荆吳之幾十上安州裴長

史書云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楚有七澤遂來觀
焉淮南卧病寄蜀中趙徵君蕤云國門遙天外鄉路遠
山隔朝憶相如臺夜夢子雲宅觀此則太白為蜀人無
疑矣作史者稱隴西人蓋如王之太原張之清河耳善
乎劉知幾曰作史者為人立傳其地皆取舊號施之於
今為王氏傳云瑯琊臨沂人為李氏傳云隴西成紀人
欲求實錄不亦難乎且人無定所因地而化生於荆者
言皆成楚居於晉者齒便從黃豈有世歷百年人更七

葉而猶以本國為是此鄉為非則是孔父里於昌平陰氏家於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為齊宋之人非關魯鄧之士求諸自古其義無聞知幾此言可謂確矣

李白墓誌

范傳正作李太白墓誌云白常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及其謫退乃歎曰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求息機安能效碌碌者蘇而復上哉用是脫屣軒冕釋羈韁鎖因肆性情大放于宇

宙間意欲耗壯心而遣餘年此數語足以盡太白為人
劉全白有李翰林墓碣記云太白廣漢人性倜儻知縱
橫術善賦詩才調逸邁往往與會屬詞恐古之善詩者
亦不逮裴敬有李白墓碑曰白為詩格高旨遠若在天
上物外任華送李白之曹南序曰彼碌碌者徒見三河
之遊倦百鎰之金盡乃議子於得失虧成之間曾不知
才全者無虧成志全者無得失進與退於道德乎何有
以上諸文附見李白集古本有之今不傳矣全白指太

白為廣漢人蓋唐世彰明縣屬廣漢郡故獨舉郡為稱耳

李白家世

李太白上裴長史書自叙云白家本金陵世為古姓遭沮渠蒙遜之難奔流寓家少長江漢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又與逸人東巖子隱於岷山之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廣漢太守聞而異之因舉二人有道並不起按此則唐書謂白為隴西人唐

之宗室謬也唐之先豈有金陵之籍哉少長江漢蜀之彰明以相如為鄉人隱居在岷山舉有道於廣漢為蜀人無疑

狸首

禮記天子之射以狸首為節注狸首詩篇名其辭亡按大戴禮載其辭云今日大射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質叅既說執旌既載干侯既抗中獲既置弓既平張四侯既良

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躋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若獲寧侯為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汝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由此觀之狸首之詩元未亡也

儀禮逸經

一統志載劉有年沅州人洪武中為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有八篇若然則儀禮之亡者全矣不知有年何從得之意者聖經在世如日月終不可掩耶然

當時廟堂諸公不聞有表章傳布之請今求內閣亦不見其書出非其時亦此書之不幸今之大言動笑漢唐漢唐求逸書賞之以官購之以金焉有見此奇書而付之漠然者乎噫

八士考

周有八士馬融以為成王時人劉向以為宣王時人他無所考汲冢周書克殷解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疑南宮忽即仲忽南宮

百達即伯達也尚書有南宮括疑即伯适也則八士者南宮氏也以爲成王時人近之尚書南宮之姓與汲冢書南宮之姓合伯達伯适與仲忽之名又合似是無疑聊筆之以諗博古者

呂梁碑

羅泌云嘗見漢劉耽所書呂梁碑字爲小篆而訛泐者過半其可讀者僅六十言碑中序虞舜之世云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叟瞽叟

產舜質之史記蓋同而不言出自黃帝此可以洗二女
同姓尊卑為婚之疑矣又他碑所載后稷生台璽台璽
生叔均叔均而下數世始至不窋不窋下傳季歷猶十
有七世而太史公作周紀拘於國語十有五王之說乃
合二人為一人又刪縮數人以合十五之數不知國語
之說十五王皆指其賢而有聞者非謂后稷至武王千
餘年而止十五世也太史公亦迂哉

樊惑不識古文

類苑云古文自變隸其法已錯亂後轉為楷字愈訛殆不可考如云有口為吳無口為天吳字本從口從共非從天也後世謬從楷法言之予又嘗戲謂吳元濟之亂童謠有小兒天上口之讖又如董卓為千里草十日卜王恭為黃頭小人皆今世俗字非古文也史謂童謠乃熒惑星變為小兒造謠審如此熒惑星亦不識古文也

蘇易簡云神不能神隨時之態

曹操欲用孔明

抱朴子曰魏武帝嚴刑峻法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諸葛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污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妄矣按此則操嘗徵召孔明矣事不見於史當表出之嗚呼操之不居孔明不殺關羽真有人君之度豈止雄于三國邪

孔明遺事

水經注引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東

司馬懿因渭水漲攻琰營臣作竹橋越水射之橋成遂
馳去此亦孔明遺事本傳不載者

岳武穆當稱忠武

宋贈鄂王岳飛謚忠武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
涕藺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
禮之言未一始為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覩中興
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戡
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昔孔明之志興漢室

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効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
典冊何嫌今古之同辭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然
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諡當稱忠武為宜

歷代名臣奏議

宋寧宗時武學生華岳池州人上疏極數韓侂冑之惡
其略云程松之以納妾求知倪僕以售妹入府蘇師旦
以獻妻入閣黜陟之權不出於陛下而出於侂冑是吾
有二中國也命又不出於侂冑而出於蘇師旦周筠是

吾有三中國也書奏侂冑大怒下之大理貶建寧園工部郡守傳伯成憐之命獄卒使出入無繫伯成去郡岳遂瘐死獄中岳之忠節灼灼如此近觀歷代名臣奏及宋諸臣奏議可謂詳備而岳之奏不在其中乃知古忠臣義士湮沒不聞者多矣故表出之

張俊張浚二人

張俊附秦檜而傾岳忠武者張浚廣漢人嘗稱飛忠孝人也及飛冤死後高宗納太學生程宏圖之奏昭雪光

復浚與參贊陳俊卿悲感歎服浚為都督俊為樞密劉
豫遣子鱗姪猊合兵七十萬犯淮西張浚聞之以書戒
張俊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今日
之事有進擊無退保也此見章穎所著岳飛傳浚與俊
豈可混為一人哉今之士夫例以傾岳為浚之短不知
受誣千載如此

崑崙九州

鄒衍言九州之外復有九州載于史記按其說曰東南

神州曰旦土

旦音與晨同

正南邛州

隋書作迎

曰深土西南戎州

曰滔土正西兪州

隋書作拾州

曰开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

南桂州曰肥土西北玄州

隋書作營州

曰成土東北咸州曰

隱土

尸子作急土

正東陽州曰信土其言本荒唐漢人作河

圖括地象全祖其說隋代郊天遂以其名入從祀之位

史炤通鑑釋文曰此九州其崑崙統四方之九州乎或

曰神農地過日月之表蓋神農之九州也

桂州一本作桂州營州一

本作宮州近是宮與玄相近未知孰正

海外五岳

道經言海外蓬萊閼苑有五岳靈山一曰廣乘之山天之東岳也在東海之中為發生之首上有碧霞之闕瓊樹之林紫雀翠鸞碧藕白橘主歲星之精居九氣青天之內矣二曰長離之山天之南岳也在南海之中上有朱宮絳闕赤室丹房紫草紅芝霞膏金醴主熒惑之精居二氣丹天之內矣三曰麗農之山天之西岳也在西海之中上有白華之闕三素之城玉泉之宮瑤林瑞獸

主太白之精居七氣素天之內矣四曰廣野之山天之
北岳也在北海弱水之中上多瓊樓寶闕金液龍芝主
辰星之精居五氣玄天之內矣五曰崑崙之山天之中
岳也在八海之間上當天心形如偃蓋東曰樊桐西曰
玄圃南曰積石北曰閼苑上有瓊華之闕光碧之堂瑤
池翠水金井玉梁主鎮星之精居于中元一氣天中焉

都鄙

都何以訓美都者鄙之對也左傳曰都鄙有章淮南子

云始乎都者常卒乎鄙蓋天子所居輦轂之下聲名文
物之所聚故其士女雍容閑雅之態生今諺云京樣即
古之所謂都相如傳車從甚都是也邊氓所居最爾之
邑狐狸豺狼之所嘯故其閭閻各嗇村陋之狀出今諺
云野樣即古之所謂鄙老子云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
似鄙是也

洵美且都

詩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翔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

洵美且都孟姜世族貴女也美質之佳麗也都飾之閑雅也顏如舜華可以言美矣佩玉瓊琚可以言都矣蓋冶容艷態多出於膏腴甲族薰醲含浸之下彼山姬野婦雖美而不都縱有舜華之顏加以瓊琚之佩所謂婢作夫人鼠披荷葉故曰三代仕宦方會穿衣喫飯苟非習慣則舉止羞澁烏有閑雅乎漢宮尹夫人之見邢夫人賈充家郭氏之見李氏亦可證也譬則士之有所卓立必藉國家教養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

采薪之女教之容止七日而傾吳宮釣渭之夫立之尚
父三年而集周統豈常理也哉

譚苑醍醐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譚苑醍醐卷二

明 楊慎 撰

噬嗑解

易噬嗑九四噬乾肺得金矢王弼註金剛也矢直也程
子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也朱子本義乃引
周禮古之訟者先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黃東發云周
禮出於王莽之世未必盡皆周公之制若先取出金而

後聽其訟周興來俊臣之所不為況成周之世哉蓋劉
歆逢王莽之惡為聚財之囹圄激天下之亂而不果施
行又可以誣聖經乎其說卓而正矣慎按淮南子齊桓
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乃令輕罪者贖以分金訟不勝
者出一束箭百姓皆悅乃矯箭為矢鑄金而為刃遂霸
天下歆之附會周禮實本於此慎又以為此說乃六國
陰謀托之齊桓今觀管仲六政何等規模決不為此也
嗚呼歆既誣聖經以欺一時而餘禍猶及後世使大儒

如朱子猶售其欺學術害人慘於洪水猛獸信哉

晉音齊

孟喜易晉作齊陸德明云齊子西切義同蓋音躋躋亦
晉也故知義同春秋齊師遷紀邢邵邵子移反文選
弦高犒晉師注引呂氏春秋秦將伐鄭賈人弦高遇之
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曰寡君使丙也術也視也於邊
候暗之道也迷惑入大國之地再拜受之高誘曰暗國
名也按暗邵同字从邑為是从日傳寫誤也古但作晉

而音子西反與易春秋合

虞娛同

易憂虞之象也虞與憂對蓋言樂也孟子驩虞如也魏相傳君安虞而民和睦匡衡傳未有游虞弋射之宴字又作豫易曰豫樂也孟子一游一豫揚雄傳反五帝之虞注虞與豫同或借作譽左氏傳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與之服虔注與豫同游其下也

穴井

易井卦朱子解云井者穴地出水之處不曰鑿井而曰
穴地何也按中山經云帝囷山有井焉名天井孫子兵
法云地陷曰天井穴地出水蓋此類耳穴地之井天所
為也鑿地之井人所為也先天上古穴井後天中古鑿
井也

常棣之華

毛詩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鄂花苞也今文作萼不華蒂
也今文作跗詩疏云華下有萼萼下有跗華萼相承覆

故得韞韞而光明也由花以覆萼萼以承華華萼相覆而光明猶弟兄相順而榮顯唐明皇宴會兄弟之處樓名曰花萼相輝唐詩有紅萼青跗之句皆用此義至宋人解之乃云鄂然而外見豈不韞韞乎非惟不知詩亦不識字矣漢儒地下有靈豈不失笑

孚尹

禮記聘義說玉云孚尹旁達信也鄭注孚一作婁尹讀若竹箭有筠之筠蓋謂玉之滑澤如女膚緻密如筠膜

也陳澔云孚正也尹亦正也按爾雅尹正也邢昺謂爾雅之作多解詩此所謂尹正也以解赫赫師尹則合若借以解孚尹何異指白石以為羊捉黃牛而作馬乎甚矣陳澔之不通文理也

條狼氏

劉歆逢王莽之惡欲以威劫羣臣遂偽作周禮云誓大夫曰鞭附於條狼氏夫刑不上大夫焉有周公制禮鞭撻大夫者乎此金元季世之所不為而謂周公為之乎

歆其可勝誅乎

五祀

禮記月令冬祀行淮南時訓則冬祀井太玄數曰冬為井白虎通曰春祭戶夏祭竈秋祭門冬祭井六月祭中雷戶以羊竈以雉中雷以豚門以犬井以豕唐月令冬祀井而不祀行愚按井即行也蓋行井間道也古者八家同井由家而至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也故井之為字有八口角井甃亦八角祭井即祭行也月令與時訓

互言之非有異也

先鄭後鄭

注疏家所稱先鄭者鄭衆也後鄭者鄭玄也觀周禮之
註則先鄭與後鄭十異其五劉向治春秋主公羊劉歆
主左氏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由是觀之漢人說經雖大
親父子不苟同也孔子以一貫傳道而魯子以忠恕說
一貫魯子受業孔子作大學而子思受業魯子作中庸
由是觀之聖賢師弟子亦不苟同也今之學者吾惑之

據拾宋人之緒言不究古昔之妙論盡掃百家而歸之宋人又盡掃宋人而歸之朱子謂之曰因陋就簡則有之博學詳說則未也噫古人之不同者同而異今人之苟同者盡乃異也同而異者以可濟否五味適宜盡乃異者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噫魯子子思吾不得而見之矣安得二鄭二劉而與之論經術哉

朱子忿懣

朱子嘗云某氣質有病多在忿懣又云某之質失之暴

悍又云不得已有言則衝口而出必至於傷事而後已此亦太陽之餘證也慎按朱子平日與人論辨多奮發直前而乏和平委曲此不失為剛毅至於聞呂子約之死歎曰子約竟齎了許多鶻突道理去矣聞陸象山死哭之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夫評品切劘在朋友平日則可至聞其死亡不加惋惜而以譏訕何邪孔子於仲由嘗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戒之也至聞其死則歎曰天祝子朱子學孔子此處太相背矣

希夷易圖

陳希夷曰易學意言象數四者不可闕一其理具見於
聖人之經不煩文字解說止有一圖謂先天方圓圖也
以寓陰陽消長之說與卦之生變圖亦非創意以作孔
子繫辭述之明矣又作易龍圖序曰龍圖者天散而示
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希夷以授穆伯長伯
長以授李挺之挺之即邵康節師也挺之謂邵雍曰科
舉外有義理之學義理外有物理之學物理外有性命

之學雍熙傳之作後天圖見於邵伯溫之序朱子因其
出於希夷而諱之殆掩耳盜鐘也後作周易啓蒙指孔
子繫辭傳天地定位曰此先天之學帝出乎震一節曰
此後天之學數往者順一節曰直解圖意庾辭悞人似
說易原有此圖矣蓋康節因孔子易傳難明因希夷之
圖又作後天圖以示人如周子因孔子易有太極一句
而作太極圖今便謂先有太極圖而後有易傳可乎如
詩集傳有七月流火圖便謂先有此圖而後作七月詩

可乎今程文及舉業有用先天後天及橫圖圓圖直解
圖意字於破題者皆不通古今者也茅塞一世眩惑千
古莫此為甚士不知此何以謂之明經罰飲墨水一石
可也

易圖考證

胡一桂云宋一代之易學希夷先天一圖開象數之門
至邵子經世書而碩大光明周子太極一圖洪理義之
門至程子易傳而浩博弘肆愚觀此言易圖先天始于

希夷而後天續于康節朱子所以不明言者非為康節
直以希夷恐後人疑其流於神仙也藏頭露尾亦何益
哉

老子述而不作

楊龜山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子
也老子五千言以自然為宗謂之不作可也朱子曰某
亦疑此語只以曾子問中言禮數段證之即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皆可見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

之書如五千言亦或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未可知也
蓋列子引黃帝書即老子谷神不死章也此說見朱子
大全答汪尚書書慎按佛經三教論曰五千文者容成
所說老為尹談蓋述而不作又按莊子引容成氏曰除
日無歲無外無內則容成氏固有書矣老子述而不作
此其明證

臯夔讀何書

王安石與公卿爭新法曰君輩坐不讀書耳趙閱道折

之曰臯夔稷契所讀何書此言未足以折安石臯夔豈不學者耶若折之曰相公誤矣共工驩兜孔光張禹豈不讀書耶則能折其口而理亦協矣

使者曰信

晉武帝炎報帖末云故遣信還南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古者謂使者曰信真誥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云荊州信去倚待陶隱居帖云明旦信還仍過取反虞永興帖云事以信人口具凡言信者皆謂

使者也今之流俗遂以遺書饋物為信故謂之書信而謂前人之語亦然謬矣王右軍十七帖有云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謂昔嘗得其來書而信人竟不取回書耳而世俗遂誤讀往得其書信為一句遂不取答為一句誤矣古樂府云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墜井一去無消息包佶詩去札頻逢信迴帆早挂空此二詩尤可證

勿勿

黃伯思云右軍帖語有頓乏勿勿顏氏家訓云書翰多
稱勿勿相承如此莫原其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殘缺
耳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蓋以聚民事故忽遽者稱
勿勿僕謂顏氏以說文徵此字為長而今世流俗又妄
於勿勿中斜加一點謂為忽字彌失真矣按祭義云勿
勿其欲饗之也注勿勿猶勉勉也慤愛之貌杜牧之詩
浮生長勿勿是知勿勿出於祭義唐人詩中用之不特
稱於書翰耳

勿勿勿勿

升菴子曰說文勿字解云州里所建之旗蓋以聚民事故恩遽者稱勿勿又恩字解云多遽恩恩也是恩恩亦古語好古者但知勿勿而笑恩恩逐俗者又但知恩恩而駭勿勿皆非也是以學者貴博古而通今也

澤草芒種

周禮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注者不知其解王氏農書云即江南之架田也架田一名葑田以木縛架為曲田繫

浮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葑即菰根也根最繁而善糾
結以土泥著上刈去其蔓便可耕種江東淮南二處皆
有之東坡請開杭之西湖狀謂水涸草生漸成葑田是
也其田隨水上下西東故南方有盜田然王氏謂葑田
即周禮之澤草芒種未有據猶竊疑之後讀郭璞江賦
云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賦江而云芒種嘉蔬
又曰匪藝又曰自然非葑田而何哉周禮之說因此可
解而李善五臣注江賦亦未及葑田之事也遂詳著之

廣多聞而補周禮文選之注焉葑田滇南亦有之名曰
海鐘

葑田

郭璞江賦云標之以翠翳泛之以遊菰播匪藝之芒種
挺自然之嘉蔬鱗被菱荷攢布水蓴翹莖漢莖濯穎散
裹隨風猗萎與波潭沲流光潜映景炎霞火此十二句
皆指葑田而言不然則隨風與波之句何所指乎景炎
霞火即海賦所謂陰火潜然也草木之根汨泥與沙浮

于水中過夜則生光管寧浮海附陰火之光彩是也蜀中江油江中有明柴取之入人家猶夜中放光亦此理爾格物未深者咸以為怪矣

陰火革澤

易澤中有火革此亦實象也或云孔子未嘗浮海渡江何以知陰火潜然耶曰聖人之知豈待目見足踐乎楚王之萍防風之牖肅慎之矢罔象之形豈必見而後知也

士會當作土會

左傳晉有士會士當作為土土為古杜字如詩言桑土而以陶唐氏豕韋氏御龍氏為土氏之宅後為唐杜氏漢儒欲左傳之行乃推漢為陶唐氏之後於土會復晉之下增六字云其處者為劉氏蓋土會本於唐杜氏而劉氏又本於土會也若作士女之士上與唐杜下與劉氏何干涉哉

大破賊

謝安聞淝水之捷對奕客云小兒輩大破賊晉書云兒輩遂已破賊晉書所紀不及世說大字之勝

吞道元

吞人姓音他前切氏族書有吞景雲晉有吞道元與吞公牋者今類書引之改吞作查蓋不知古有吞姓也書叙指南所引猶是吞字可以為證

盧畢

吳起云夏桀之國盧畢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注云盧畢

地缺慎按北方謂水黑曰盧畢即古臯字盧畢即盧溝也溝與臯音相近桀都安邑盧溝正在其北盧畢盧龍皆北方水名又湛盧劍名言湛然如水黑也盧橘亦以色黑名之可以互證

蜀才

注疏中有蜀才名姓宋儒謂蜀才即范長生蓋別無所見也陳子昂集有曰襄陽有龐德公谷口鄭子真東海王霸西山蜀才皆避人養德躬耕求志由此觀之范長

生與蜀才自是二人

蜀音獎字一作蜀
戰國策有蜀子

𧈧𧈧

張有復古編以蟲名𧈧𧈧書作子方按汜勝之術云牽馬令就穀堆食數口以馬踐過穀為種無𧈧𧈧蟲也𧈧𧈧二字見于汜勝之書汜勝漢人亦云古矣張有生其後一千餘年何據而云俗作𧈧𧈧必欲去虫而作子方省則省矣觀者只以為人之子安知其為蟲乎此其隘而不通東坡所謂強作解事者也偶閱復古編拈此一

條其餘多類是博雅君子慎擇之

皮日休隱書亦用野
蚘字樂記方以類聚

注方蟲名
即蚘也

焮字義

管子弟子職篇昏將舉火執燭偶坐錯總之法橫于坐
所櫛之遠近乃承厥火居句如矩蒸間蒸然者處下捧
碗以為緒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交坐毋倍尊
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此管子著弟子執燭之禮也古
者無燭臺以人執燭檀弓曾子疾革童子執燭是也蒸

薪也。梳，楚辭所謂懸火。今之提燈櫛，舊本作卽叶音燼。
櫛卽皆假借字，正作收。从火从収，與春、賚同音。焮音燼。
朕媵送字皆以焮。說文倂字解云：焮聲。張有周伯溫輩
不識焮字，遂紛紛誤說。今以林罕小說補正之。

譚苑醍醐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譚苑醍醐卷三

明 楊慎 撰

李華論文

李華曰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繫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有德之文信無德之文詐臯陶之歌史克之頌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詞詐也夫子之文章偃商傳焉偃商沒而伋軻作蓋六

經之遺也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遠六經之道邈矣
淪及後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則文義
浸以微矣慎謂華之論文簡而盡韓退之與人論文諸
書遠不及也特難為論心狹見者道耳

蕭穎士論文

蕭穎士云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
賈誼文辭最正近於治體枚乘相如亦瓌麗才士然而
不近風雅揚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張衡宏曠曹植豐

瞻王粲超逸嵇康標舉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于寶著
論近王化根源此後復絕無聞焉近日惟陳子昂文體
最正蕭之所取如此可以知其所養矣

繫表

庾子山哀江南賦聲超於繫表道高於河上弘明集道
照機前思超繫表又言超超而出象理疊疊而踰繫繫
表二字人多不解所出按晉春秋荀粲曰立象以盡意
非通乎象外者也繫辭以盡言非言乎繫表者也象外

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晉春秋今亡僅見類書所引耳

獵兔賦

夏侯湛獵兔賦息徒蘭圃秣驥華田目送歸波手揮五絃優哉游哉聊以永年其語與嵇叔夜同嵇與夏侯同時其偶同耶其相取耶嵇詩作華山夏侯作華田田字覺勝蓋魏都在鄴不應言華山當是華田華音花言華茂之田也亦是奇語

錢神論

晉惠帝之時賄賂公行魯褒所為作錢神論也余觀類
文同時綦毋氏成公綏皆有錢神論各一篇民之論略
曰黃金為父白銀為母鉛為長男錫為少婦庚辛分土
諸國皆有長沙越嶲僕之所守伊我初生周末時也景
王尹世大傳茲也貪人見我如病得醫飢享太牢未足
為飽綏之論略曰路中紛紛行人悠悠載馳載驅惟錢
是求朱衣素帶當塗之士執我之手門常如市諺曰錢

無耳鬼可使豈虛也哉幽求子云可以使鬼者錢也可
以使人者權也蓋亦同時之語

明畫晦陰

帝王世紀稱帝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
如雲其明如晝其晦如陰注云明以察之晦以畜之易
之所謂用晦詩之所謂養晦旒以翳明鑒以隱聽不欲
察淵魚而料隱慝也

蠲紙

古有蠲紙以漿粉之屬使之瑩滑蠲之為言潔也詩吉
蠲為饔周禮宮人除其不蠲蠲紙之名義取此劉績霏
雪錄謂蠲紙起於五代民間有因親疾刲股親喪廬墓
規免州縣賦役歲給蠲符以蠲免之號為蠲紙非也

畫刺

釋名曰畫姓名於奏上曰畫刺作再拜起居字皆遶其
體使書盡邊徐引筆書之如畫也下官刺長書中一行
而已觀此可考古人刺之制唐韋郇公五雲體即畫刺

之遺意也晉世改畫刺為門牋略加一二文句見世說

弓足

墨莊漫錄考婦女弓足起於李後主子按樂府雙行纏知其起於六朝張禹山云史記云臨緇女子彈弦躡屣又云搖修袖躡利履意古已有之再考襄陽耆舊傳云盜發楚王家得宮人玉屐張平子賦云金華之鳥動趾遺光又云履躡華英又云羅襪躡蹠而容與曹子建賦羅襪生塵焦仲卿妻詩足躡花文履繁欽詩何以釋憂

愁足下雙遠遊梁武帝莫愁歌足下絲履五文章卞蘭
美人賦金縷承華足陶潛賦願在絲而為履附素足以
周旋崔豹古今注晉世履有鳳頭重臺分稍之制唐詩
便脫鸞靴出翠帷又麗情集載章仇公鎮成都有真珠
之惑或上詩以諷云神女初離碧玉階彤雲猶擁牡丹
鞋應知子建憐羅襪顧步褰衣拾墜釵李義山詩浣花
牋紙桃花色好好題詩詠玉鈎陶南村謂唐人題咏略
不及之蓋亦未之博考也

香澤

史記淳于髡傳羅襦襟解微聞香澤禮所謂容臭荀子云側載畢芷以養鼻注畢澤蘭也傳寫遺其水也賈誼新書從容澤燕夕時開北房從薰服之樂即此崔寔四民月令有合香澤法清酒浸雞舌藿香苾蒻蘭香四種以新綿裹浸胡麻油和猪脂納銅鐺中沸定下少許青蒿以發綿幕鐺背瓶口瀉之梁簡文帝樂府八月香油好煎澤

薰服澤燕

賈誼新書輔佐篇云罷朝而論議從容澤燕夕時開北房
從薰服之樂薰服謂宮人蘊蘭麝而被羅綺者也澤如
史記微聞香澤之澤荀子云代畢而食注畢蓋香草也
即所謂蘭茝本也或曰當為澤澤蘭也士虞禮因著用
茶實纓澤焉俗書澤字並水旁畢傳寫誤也代畢而食
謂焚香氣之歇即更以新者代之又云側載畢並以養
鼻可以証矣

武后生牙

唐類表載李敬仁賀武后新牙更生表云易有四營金
牙為壽考之象詩具六義玉齒載神仙之謠還年而輔
車不虧却老而瓠犀仍出堅而不脆聞於導養之方落
而更生得自靈飛之散乞宣示海內仍錄付史官史稱
武后年七十盛自拂拭不覺衰耗相符始信夏姬之年
踰七十而鷄皮三少猶與巫臣生女後嫁叔向者也北
史胡后年踰不惑而妖蠱若二八是三人者貴為君配

而其行乃花鵲梨柑之所恥而不為然天乃祐之以誨
淫之具亦理之不可曉者

五嶺考

裴氏廣州記云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鄧德明
南康記云五嶺者臺嶺之嶠五嶺之第一嶺也在大庾
騎田之嶠五嶺之第二嶺也在桂陽都龐之嶠五嶺之
第三嶺也在九真萌渚之嶠五嶺之第四嶺也在臨賀
越城之嶠五嶺之第五嶺也在始安都龐水經注作部

龍萌渚輿地志作明諸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淮南
子曰始皇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
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
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
注鐔城在武陵西南接鬱林九疑在零陵番禺在南海
南野餘干在豫章其說五嶺又不同併志之於此

石經考

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文于太學講堂前

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高堂谿典
彈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飭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
帝許之邕乃自書丹于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此
再刻也魏正始中又立中篆隸三體石經古文用鳥跡
科斗體篆效史籀李斯胡毋敬體隸用程邈體晉永嘉
中王彌劉曜入洛焚燬過半魏世宗神龜元年從崔光
之請補石經唐天寶中刻九經于長安禮記以月令為
首從李林甫請也五代孟昶在蜀刻九經最為精確是

時僭據之主惟景有文學而蜀不受兵又饒文士故其所製獨善朱子論語註引石經者謂孟蜀石經也宋淳化中刻于汴京今猶有存者

浦即步考

韓文步有新船不知者改為涉朱子考異已著其謬蓋南方謂水際曰步音義與浦通孔殘墓志蕃舶至步有下碇稅即以韓文證韓文可也柳子厚鐵鑪步志云江之許凡舟可縻而上下曰步水經瀨水西岸有盤石曰

石頭津步之處也又云東北逕王步蓋齊王之渚步也
又云鸚鵡洲對岸有炭步今湖南有縣名城步青箱雜
記嶺南謂村市曰墟水津曰步冒步即漁人施罾處也
張勃吳錄地名有龜步魚步揚州有瓜步羅含湘中記
有靈妃步金陵圖志有邀笛步王徽之邀桓伊吹笛處
溫庭筠詩妾住金陵步門前朱雀航樹萱錄載臺城故
妓詩曰那看回首處江步野棠飛東坡詩蕭然三家步
橫此萬斛舟元成原常有寄紫步劉子彬詩云紫步于

今無士馬滄溟何處有神仙

重較說

詩衛風淇澳篇曰猗重較兮毛萇曰重較卿士之車孔穎達曰倚此重較之車實稱其德也周禮輿人注云較兩轎上出式者今之平隔也詩詁云車廣六尺四寸深四尺式去輿高三尺三寸較去式又高二尺二寸較式通高五尺五寸蓋古人乘車立乘非如今人之坐也論語曰升車必正立列女傳曰立輜無駢是其明證故乘車

平常則憑較若應為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較在式上若兩較然故曰重較騎是兩邊植木較橫騎上騎兩而較一說文車騎上曲銅也蓋較在軾上恐其墜故以曲銅闌之古謂較為車耳古諺云仕宦不止車生耳三國志吳童謠云黃金車班蘭耳閭閻門見天子符曲銅之說矣後漢輿服志金薄繆龍為輿倚較徐廣曰繆交錯之形崔豹古今注文武車耳古重較也文官青耳武官赤耳又曰重較在車藩上重起如牛角故曰重較

考工記曰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林希逸曰較小於式軹又小於較說文較本作較從車交聲古車制與今不同重較之義故晦茲不厭詳引耳

羃羅考

古者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後世宮人騎馬多著羃羅全身障之猶是古意又首有圍帽謂之席帽垂絲網之施以珠翠至煬帝淫侈欲見女子之容詔去席帽戴皂

羅巾幘而以席帽油御雨云唐永徽中皆用帷帽施裙
到頸漸為淺露開元初宮人馬上著胡帽靚粧露面古
制蕩盡矣今山西蒲州婦人出以錦帕覆面至老猶然
雲南大理婦女戴次工大帽亦古意之遺焉

履考

古篆舄字象鵲形以為履飾也履象取諸鵲鵲知太歲
欲人行履知方也古易履舄然敬之无咎今文改舄作
錯不識古文也禮注舄履頭飾也周禮黃纁青舄字一

作句王莽傳句履注其形岐頭周禮又有鞮鞻氏舞四
夷之樂故以革為履取其舞蹈之便至漢世總章伶人
服之唐世名鸞靴故妓人從良詩有便脫鸞靴入鳳幃
之句崔豹云古履絢繒皆畫五色秦始皇令宮人鞮金
泥飛頭鞋徐陵詩所謂步步生香薄履也漢有伏虎頭
鞋加以錦飾曰繡鴛鴦履東晉以草木織成有鳳頭履
聚雲履五朶履宋有重臺履梁有分梢履立鳳履五色
雲霞履隋煬帝令宮人鞮瑣鳩頭履謂之仙飛履又伏

琛齊記曰青州有一種桃花盛開時採之煉以松脂遞相纏織成鞋履寄往都下人皆不辨為何物嵇含南方草木狀云晉太康中扶南國進抱香履以抱香木為之輕而堅韌風至則隨飄而動

天畫

滕涉天聖中為青州太守盛冬濃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狀以紙摹之又大金國志金末河水凍成龜文又有花卉禽鳥之狀巧過繪縷此天畫也滇中有某提學訓諸

生讀書為文之法甚悉語畢問諸生曰吾言是否中有一人應曰公天人所言皆天話也相傳以為筴蓋俗以託空為天話耳

節度

易曰節以制度又曰制數度孝經曰制節謹度符謂之節尺謂之度節取其有限度取其不差節有三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度有五度尺寸丈尋引也易序卦云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此節字指符

節也蓋非節不相信非信不相孚也唐官名節度使義取此

隨兇科雉

呂氏春秋楚莊王獵於雲夢射隨兇而獲之申公子培刼而奪之王欲誅之左右諫止不出三月子培病死子培之弟請曰臣之兄有功於車下臣嘗讀故記云殺隨兇者不出三月王令人發平府視故記果有焉乃厚賞焉說苑亦載此事而以隨兇為科雉何子元餘冬緒錄

云隨兇科雉不見他書今人亦無有識之者余謂子元但求之書而不求之悟也隨兇者隨母之兇科雉者甫出科之雉豈有別物哉

坡賦具禪機

高僧傳神鼎問於利貞曰萬物定已否貞曰定已鼎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有生必死有死即生何得定耶貞曰萬物不定鼎曰若不定何不指天為地呼地為天召星為月命月為星耶貞無以應大理楊伯清舉此以問

余余曰東坡有暗答矣自其變者而觀之則萬物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萬物與我皆無盡也伯清曰是則拈古欲公重說余曰定者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不定者一彈指間經千萬劫也

嚴光為梅福壻

余見故蹟遺文有嚴光碣略云光本姓莊字子陵本新野人其妻梅福季女也少與光武同學及長避亂會稽又考任延傳云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

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為會稽都尉如董子儀嚴子陵皆待以師友之禮以此證之子陵非餘姚人明矣范曄失于考也

薛越

荀子王制篇棲遲薛越之中野薛越注不解按說文薛草也六韜莎薛簦笠謂以莎草為雨衣也相如賦薛莎青蘋越亦草名蒲屬可緝為布文選葛越注草布也後漢馬后傳白越三千端潛夫論葛子升越筒中女布盛

弘之荊州記秭歸縣室多幽閒其女盡織布至數十升

謂之升越

字一作絨陶隱居本算注天門
冬一名浣草以浣布白如絨

譚苑醍醐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譚苑醍醐卷四

明 楊慎 撰

查字考

說文查浮木也今作槎非槎音訛邪斫也國語山不槎
蘖是也今世混用莫知其非畧證數條於此王子年拾
遺記堯時巨查浮西海上十二年一周天名貫月查一
曰挂星查道藏歌詩扶桑不為查王勃詩蒞路擁崩查

又送行序云夜查之客猶對仙家坐菊之賓尚臨清賞
駱賓王有浮查詩劉道友有浮查硯賦水經注臨海江
邊有查浦字並作查至唐人猶然任希古詩泛查分寫
漢孟浩然詩試垂竹竿釣果得查頭鰱又云土風無縞
紵鄉味有查頭又云橋崩卧查擁路險垂藤接皆用正
字不從俗體此公匪惟詩律妙字學亦超矣杜工部詩
查上覓張騫又滄海有靈查惟七言絕空愛槎頭縮項
鰱七言律奉使虛隨八月槎古體近體不應用字頗殊

蓋七言絕與律乃俗夫競玩遂肆筆妄改古體則視為
冷局俗目不擊幸存舊文耳

一卷為弓一條為則

道書以一卷為一弓音周與軸通陶九成說郭用之佛
書以一條為一則洪景盧容齋隨筆史繩祖學齋佔畢
用之佛典又云多羅樹葉書凡有二百四十縛縛古絹
字亦借為卷也

鉞瓌

鍍音減以鍍金飾馬首又曰鐵質金文曰鍍也西京賦
金鍍鑲錫馬融廣成頌金鍍玉環詩云鈎膺鑲錫國語
曰懷纓挾環皆指此今名馬鞍曰鍍銀事件當用此鍍
字或作鍍非佛經況有莎怛鍍之語也書罕用此婦飾曰環嵌生活當用
此環字俗作廂非

久湫大沈

秦詛楚文有久湫大沈之語沈之為義世多未解按說
文曰沈濁黝也莊子沉有漏注沈水汚也漢書刑法志

山川沈斥應劭風俗通曰沈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
際也郭緣生述征記烏當沈中有九十臺皆生結蒲秦
王繫馬蟠蒲也自注齊人謂湖曰沈顏師古曰沈謂居
深水之下深而又深也古云沈潛又云沈溺沈湎又云
默而有深沈之思皆取深而又深之意北方謂水皆曰
沈不獨齊語為然蓋北之言沈南之言潭也故沈亦音
譚史記陳涉世家涉之為主沈沈者應劭曰沈沈宮室
深邃之貌長舍反當呼為潭潭也韓退之潭潭府中居

正用此語又按管子夏人之王鑿二十畝濬十七湛注
湛即沈沛之沈大澤巨浸也是潭與湛字雖不同義可
互證故併引之

金虎

甘石星經云昴西方白虎之宿太白金之精太白入大
昴金虎相薄主有兵亂文選張平子賦始于宮隣卒于
金虎注不知引此而謬自為說

秦得百二齊得十二

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
百萬秦得百二焉夫齊東有瑯琊即墨之饒南有泰山
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
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應劭曰
言河山之險與諸侯相縣隔絕千里也所以能禽諸侯
者得天下之利百二也蘇林曰百二得百中之二二萬
人也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顏師古曰
縣隔千里應說得之秦得百二蘇說是也又曰秦得百

二二萬人當諸侯百萬人也齊得十二二萬人當諸侯十萬人也所以言縣隔千里之外者除去秦地而齊乃與諸侯計利便也右舊說如此近日程泰之云田肯之語簡隱故諸家之說紛然肯謂百二也者言地據險而人力倍苟得百矣則其力可二是得百人則其力倍之如二百人也齊得十二理亦猶是也若定其讀當以得百為一句而二馬自為一句也十二亦然皆言人力半而必可倍正一理矣而必更易其語如此詰屈者別

有理也秦險之出國境遠矣自函谷以及潼關近八百里其右阻河其左傍山兩面河山夾險敵來犯關也常在千里之外故能得百而二之以為二百其力可常也若夫齊亦有險矣然而地遠力分若未能踰其所恃之險則十萬人之力亦可倍之以為二十萬矣若敵人來犯已在千里之內則險阻已自不全故雖得十亦不能遽為二十之用也故秦中得百而二常在定險之內齊之得十而二則在敵未犯險之前此其分別險要而剖

白言之不一律也此正古文之出奇者不可以易言也
慎按百二十二之語後世亦多此例如云軍士奮勇無
一不當百如云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又當百錢亦曰百
一錢言一可當百也當十錢曰百十錢言十可當百也
則應蘇顏程之解田肯語其旨一也程語自明不必破
前說耳

紫電清霜

二國典略曰蕭明與王僧辨書凡諸部曲並使招攜赴

投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
皆是雲臺之仗唐王勃滕王閣序紫電清霜王將軍之
武庫正用此事以十四歲之童子胸中萬卷千載之下
宿儒猶不能知其出處豈非間世奇才杜子美韓退之
極其推服良有以也使勃與杜韓並世對毫恐地上老
驥不能追雲中俊鵲後生之指點流傳妄哉

盪櫛

郭知玄朱箋集韻序銀鈎創閱晉豕成羣盪櫛行披魯

魚盈貫盪如周禮蕩節之蕩謂竹也櫛札也釋名曰札櫛也編次如櫛之密也其用事頗僻故詳著之

青雲

史記云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孔子是也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後世謂登仕路為青雲謬矣試引數條以證之京房易占青雲所覆其下

有賢人隱續逸民傳嵇康早有青雲之志南史陶弘景
年十四五歲見葛洪方書便有養生之志曰仰青雲覩
白日不為遠矣梁孔稚圭隱居多構山泉衡陽王鈞往
遊之圭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鈞曰
身處朱門而情遊滄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又袁象
贈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覩
臺尚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李太白詩獵客
張兔置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岩戶合而觀

之青雲豈仕進之謂乎王勃文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即論語視富貴如浮雲之旨若窮而常有覬覦富貴之心則鄙夫而已矣自宋人用青雲字於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

三澣

俗以上澣中澣下澣為上旬中旬下旬蓋本唐制十日一休沐故韋應物詩曰九日驅馳一日閑白樂天詩公假月三旬然此乃唐制而今猶襲用之則無謂矣

灰釘

李商隱露布飛走之期既絕灰釘之望斯窮宋人小說
謂灰釘用杜篤論都賦燔康居灰珍奇椎鳴鐫釘鹿蠹
近燕泉何子元餘冬緒錄中證其非謂是曹爽在獄中
乞棺釘與灰于司馬懿事其事本不僻也余又考梁書
徐勉上疏請禁喪家速殯云屬纊才畢灰釘已具陳書
陳霸先九錫文祇首震懼遽請灰釘以二條證之尤足
破宋人之謬說

韻語紀異物

余嘗愛晉宋人以韻語紀物產如郭璞爾雅贊山海經

贊王微藥草贊之類皆質而工其原出于逸周書火浣

布數語今彙書于後火浣之布入火不滅布則火色垢

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皎然疑乎雪

周書說火浣布

日南有野女

羣行不見夫其狀皛且白徧體無衣襦

唐蒙博物記

三廡大

實實不但三

雖名三廡其實四五枝

食之多汁味酸且甘藏之尤

好與衆果相參

陳祁暢異物志

革之依水猶卉植地靡見其布

漠而鱗被物有常性孰知所自

郭子玄
革贊

曰州留者其實

水牛蒼毛豕身用若擔矛衛護其犢與虎為讎

鬱林異
物志

象之為獸形體特詭身倍數牛目不逾狶鼻為口後望

頭若尾馴良豕教聽言則跪素牙玉潔載籍所美服重

致遠行如邱徙

萬震
象贊

烏鰂八足集足在口縮喙在腹形

類鞋囊其名烏鰂喻波溟墨迷射水匿

萬震海物
異名記

瓦瓏

鑛殼建瓴狀如渾沌錢文外眉而內渠

萬震海物異名
記瓦瓏贊注眉

為高為眉渠為疏為
渠此魁陵海蚰也

合浦之人習水善游俛視層岩如

猿仰株入如沈鼈出如輕鳧蹲泥剖蚌潛竊明珠

萬震南州

志

江瑤柱厥甲美如瑤玉

玉音裕三字一句三句一韻尤奇

肉柱膚寸

名江瑤柱

萬震海物異名記

獸曰玄犀處自林麓食惟棘刺體

兼五肉或有神異表露以角

音錄

含精吐烈望如華燭置

之荒野禽獸莫觸

萬震犀贊

神邱有火穴光景照千里崑崙

有弱水鴻毛不能起

玄中記

一跳八尺兩跳丈六從春至

夏裸袒相逐

風俗記海蛙

竿複引一索飛絙杙閣其名曰竿

人懸半空度彼絕壑

李膺竿橋贊

高山嵯峨巖石磊落傾側

縈迴下臨峭壑行者攀緣牽援帶索

袁崧山記

蚺惟大蛇

既洪且長采色駁映其文錦章食灰吞鹿腴成養瘡賓

饗嘉食是豆是觴

南齊志

鮫之為魚其子既育驚必歸母

還入其腹小則如之大則不復

楊孚交州異物志云

卿雲歌

太平御覽引卿雲歌卿雲爛兮紉漫漫兮紉今諸書所

引誤作札

古歌銅雀詞

古歌詞長安城西雙員闕上有一雙銅雀宿一鳴五穀
生再鳴五穀熟今文選注所引遺一宿字遂不可韻難
讀

寮為小窻

左傳同官為寮文選注寮小窻也宋王聖求號初寮高
似孫號疎寮謝伋號靈石山藥寮唐詩綺寮河漢在針
樓皆指窻也古人謂同官為寮指其齊署同窻為義今
士子同業曰同窻官先事士先志官之同寮亦士之同

憲也

左傳正直

左傳解詩好是正直云正直為正正曲為直正直二器
名正射鵠也射禮用之直曲尺也梓人用之二字之形
即象二器

尋仲尼顏子樂處

有問予不改其樂所樂何事予曰且問子人不堪其憂
所憂者何事知世人之所憂則知顏子之所樂矣傳云

古有居岩穴而神不遺末世有為萬乘而日憂悲此我輩文字禪不須更下一轉語也


境逆樂真

章楓山先生云處順境而樂之者易處逆境而樂之者難若曾點之浴沂邵雍之擊壤皆順境也惟夫床琴于浚井之日絃歌於絕糧之餘以至捉衿肘見而歌商聲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乃為境之逆而樂之真耳豈人所易及哉

睿作聖

目擊道存之謂睿故其字從目聲入心通之謂聖故其字從耳故曰聖人時人之耳目

精鑿醍醐

儒書以精鑿喻學精鑿皆言米也穀一石得米六斗為糲一石五斗為糲得四斗為鑿得三斗為精精之為字从米為義從青為聲古文作象三米之形尤見意義佛書以醍醐之教喻於佛性從乳出酪從酪出酥從生

酥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也

水性

水性不同予於續錄詳之矣近閱太平廣記諸葛孔明時有蒲元者術鑒同歐冶風胡常為孔明鑄刀劍言蜀惟江水爽烈是天分其野大金之元精也漢水鈍弱及涪水皆不任淬刀劍或以涪水雜江水元輒能辨之管子論齊之水云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癢終無痛醒今之濟川伏流至東阿井以煮膠和半夏丸皆異常

藥水性之分信有之矣

君相

管子云小白為人無小智而有小慮漢高祖亦明於大
而暗於小光武小敵怯而大敵勇呂端小事糊塗大事
不糊塗君相之體一也

蠲字音義

說文蠲馬蠲也从虫引明堂月令腐草為蠲明也洗也
潔也除也尚書圖厥政不蠲蒸馬音圭詩吉蠲為饎左

傳蠲其明德古有涓圭二音東坡醉翁操琅然清蠲誰
彈党懷英題黃彌守吳江新霽圖詩修蛾新粧翠連娟
下拂塵鏡窺明蠲又題採蓮圖紅粧秋水照明蠲又轉
音績唐太宗詩水搖文蠲動浪轉錦花浮唐世有蠲紙
一名衍波牋蓋紙文如水文也

譚苑醍醐卷四